

# 叶落临安



（下卷）

岳飞为什么无反

十二道金牌是谁所下

岳飞的最后遗言是什么

岳家军为何在当时能天下无敌

# 精忠岳飞

胡晓明

胡晓暉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叶落临安

(下卷)

精忠岳飛

胡晓明 胡晓晖

著



长江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 Contents

第十九章	完败兀术取建康 赏罚分明部下服	359
第二十章	见亲欲语泪先流 将计就计除刘经	377
第二十一章	新婚燕尔即出征 斧声烛影提旧事	396
第二十二章	登高望远怀天下 滕王阁上定兵策	417
第二十三章	天意从来高难问 岳飞用间破寇贼	438
第二十四章	壮士悲歌身已逝 夺妻之恨气填膺	458
第二十五章	宋帝下诏思奋进 浔阳楼上坐英豪	479
第二十六章	大江东去旌旗壮 谁堪坚壁作长城	501
第二十七章	宰相躬身问北伐 朝廷定计出雄师	522
第二十八章	何日请缨提锐旅 天下风雨佛狸愁	549
第二十九章	只因门户成私计 杖罚下属埋隐患	571
第三十章	白云苍狗变浮云 欲将心事会瑶琴	592
第三十一章	壮志饥餐胡虏肉 豺狼当道复国难	616
第三十二章	孤军深入亦大捷 十二金牌强班师	639
第三十三章	十年之功废一旦 燕然未勒归无计	660
第三十四章	鸩杀忠臣求和议 天下不服莫须有	678
岳飞年表		692
怎一个“忠”字了得!		695
教我如何不写他! ——《精忠岳飞》代跋		700



## 第十九章

### 完败兀术取建康 赏罚分明部下服

轻雾朦胧，若薄纱罩在山野之上。林间不时响起几声鸟语，却看不见鸟在何处。

清碧的秦淮河畔生满了芦苇，随风摇曳，发出呼啦啦的声响。

芦苇丛中，伏满了手持刀矛鱼叉的壮汉，苇丛之外，是一条宽阔的大道。

远处隐隐有车行之声传来，惊起一群山雀，贴着大道向南掠去。

众壮汉顿时兴奋起来，两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苇丛外的大道。

但见百余身穿短衫的大汉拥着十余辆垂着纱帘的牛车，顺着大道自北而来。

“杀！”芦苇丛中突地喊声大作。

短衫大汉们陡遇袭击，却毫不惊慌，迅速布成一个圆阵，护住了十余辆牛车。

大汉们手中兵器齐全，分成三圈，最外一圈手持盾牌朴刀，中间一圈手持丈八长矛，后面一圈布置着极为厉害的连发强弩。

芦苇丛中冲出了千余壮汉，但见到对手严密的阵势，不觉都停下了脚步。

手持枣木大棍的姚敦走到阵前，厉声喝道：“何方蠢贼，竟敢挡住老爷的去路！”

一个身穿葛袍、年约五旬的清瘦老者手提朴刀，从壮汉中走出来：“我等乃是大宋建康乡兵。听你等口音，都是北方人，可是金狗的探子么？”

姚敦垂下大棍，笑道：“老爷手痒，早就想找几个金狗的探子捶捶，可惜怎么也找不到。”

“那你等究竟是什么人？”清瘦老者疑惑地问道。

姚敬手持长矛，走到圆阵前：“我乃大宋汴京留守司统制官岳飞部下正将官姚敬是也！”

“什么，你们是岳将军的部下？”清瘦老者吃惊地问道。

“正是！”姚敬大声回答道。

“你们既是岳将军的部下，为何自北而来？”清瘦老者又问道。

“我等奉岳统制的将命，往河北去取家眷，今日方才南归。”姚敬答道。

“原来如此。”清瘦老者点点头，问道，“你们可知岳将军现在何处？”

“听说岳将军在宜兴扎营，顺此道南下，数日便可赶到。”姚敬答道。

“岳将军已兵在建康城下，离此不过数十里远。”清瘦老者说道。

姚敬大喜，忙问：“此话可真。”

清瘦老者点点头，道：“我等建康乡兵，俱已听令于岳将军。”

姚敦手中大棍一挥：“果真如此，我等便立刻赶到建康去。”

清瘦老者望了望道中的十余辆牛车：“岳将军准备与金狗大战一场。你等带着家眷，怎可前去？”

“这……”姚敬犹疑起来。

“岳统领让我等建康乡兵，俱往西边的牛头山下埋伏，以袭杀金狗。将军既是岳统领部下，何不随我等前往牛头山去？”清瘦老者问道。

姚敬听着，目光向姚敦望了过来。

“你等既是听令于岳统领，可有令牌？”姚敦问道。

“我们当然有令牌。你等既为岳统领部下，也该有令牌吧？”清瘦老者笑道。

姚敬不语，只是伸手从腰间拿出一个令牌，高高举起。

那令牌五寸见方，沉郁的黑漆上写着一个鲜明的红字——岳。

清瘦老者也从腰间拿出一个令牌，高高举起。众人清清楚楚地看到，两块令牌无论大小字迹，俱是一模一样。

“哈哈！”姚敦大笑起来，将大棍靠在怀中，拱手行了一礼，“原来大伙儿都是一家人，请问老英雄高姓大名？”

清瘦老者连忙回礼：“在下姓钱名需。今日正领着大伙向牛头山去，就听人来报——有群北方人向南行来。在下疑心诸位是金狗的探子，便在此处布下埋伏——谁料差点闹了误会。”

姚敬笑道：“钱老英雄选的埋伏之地甚为险要，真是金狗的探子来了，定难

脱逃。”

姚敦道：“还啰嗦什么？钱老英雄，请您带路，大伙儿往牛头山去，和金狗大杀一阵，出出胸中的鸟气。”

“如此甚好，你们就跟我走吧。”钱需说着，便让众壮汉排列成队，向西行去。

姚敬也立刻指挥众人散开阵形，转头向西。

高大的建康城下，岳飞亲率傅庆、王经二将及一千骑卒、两千步卒，列成大阵。

城头上，遍布金军旗帜。完颜兀术在阿里、蒲卢浑、马五及降将杜充、陈邦光等人的簇拥下，立在城垛后，注视着城下的宋军。

“岳南蛮好大的胆子，就这么几千人，就敢来建康挑战，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阿里说道。

完颜兀术一言不发，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城下那面飘扬的“岳”字大旗。

此次南下，金兵一路势如破竹，攻下十数重镇，掠夺极多，但却没有达到完颜兀术最想达到的目的——生擒赵构，斩杀岳飞。

若就如此回去，我有什么面目见人？完颜兀术心中极不甘心地想着。

“皇子爷，让俺带了本部兵马出城，擒杀岳飞！”马五请战道，他要报杀弟之恨。

“皇子爷，让我出战吧！”阿里大叫道，他要报伤臂之仇。

完颜兀术转过头，望着杜充问道：“本皇子听人言道，岳南蛮用兵向来胆大心细，是否如此？”

“正是。”杜充弯下腰来，十分恭敬地回答道。

完颜兀术鼻孔里哼了一下，不再说什么了。

“皇子爷，若任由岳飞在城下猖狂，我大金颜面何存！”阿里又叫了起来。

完颜兀术却仍是一言不发，盯着城下。

忽然，城下鼓声大作，宋军一齐呼喊起来——

誓杀金狗，生擒兀术！

誓杀金狗，生擒兀术！

誓杀金狗……

城头上的阿里、蒲卢浑听了，脸色红涨，愤怒欲狂。

完颜兀术听着城下的呼喊，竟是神色平静，毫无怒意。

城下，岳飞横枪立在马上，两眼紧盯着城头。在他的身后，岳伦高高举着大旗，岳保则领着十余亲兵护拥在两旁。

黄纵骑马自阵后驰到大旗下，拱手对立在旗前的岳飞说道：“统制大人，王

贵、徐庆的三千人马，已埋伏在静安镇（今江苏南京市西北）外的树林里。只等时机一到，便向镇北渡口攻击。”

岳飞点了点头，问：“韩顺夫和王经准备好了吗？”

黄纵答道：“韩顺夫和王经的六千人马埋伏在钟山之下，早已做好了攻山的准备。”

“好。”岳飞赞了一声，又问：“牛头山方面，有多少乡兵埋伏？”

黄纵答道：“已经有三千多人了。周围各乡的乡兵，还在继续往牛头山而去，他们所造的声势甚是雄壮，金虏的探子只怕都知道了。”

“就是要让金虏知道。”岳飞满意地点了点头，“黄先生你且亲往牛头山去一趟，告诉乡兵，须得多备锣鼓，多备旗帜，到时金虏若至，不必硬攻，只需多敲锣鼓，多摇旗帜便行了。”

黄纵答应一声，向阵后飞驰而去。

日近正午，渐渐酷热。

完颜兀术和众将仍是立在城头上，额上都沁出了汗珠。

城下的宋军正站在阳光下，在酷热中阵容丝毫不乱，没有一人妄动。

岳南蛮的军纪竟如此肃整，实是令人可畏，今日若不灭他，将来必成我大金强敌……完颜兀术正想着，就听脚步声响，一员汉军将领已奔到他的面前。

“王权见过皇子爷！”那员汉军将领扑通跪倒在完颜兀术面前。

“岳飞可有埋伏？”完颜兀术急不可耐地问道。

“有。”王权连忙答道。

“哼！果然不出本皇子所料。你可探明岳南蛮在哪里布下了埋伏？”完颜兀术问。

“牛头山。”王权答道。

“埋伏了多少人马？”完颜兀术问。

“很多。满山遍野都是，只怕有好几万人。”王权答道。

“岳南蛮手下竟有这么多兵卒吗？”完颜兀术疑惑地问。

“不是大宋……不是南朝兵卒。都是乡兵，数也数不清的乡兵。”王权答道。

“乡兵？你看清楚了，的确是乡兵？”完颜兀术厉声问道。

“看清楚了。小人因离那些乡兵太近，差点被他们发现了。若非小人机灵躲得快，只怕这会见不到皇子爷了。”王权答道。

“哈哈！”完颜兀术仰天大笑起来。

“皇子爷……皇子爷为何发笑？”杜充小心翼翼地挨近完颜兀术，讨好地问道。

完颜兀术指着城下：“岳南蛮自许聪明，以为他这么挑战，定会激怒本皇子率少许轻骑攻击他。而他接战之下，定会装作不敌，将本皇子诱到牛头山下，伏兵齐出，杀本皇子一个冷不防，好大占便宜。”

“皇子爷胸藏谋略，一眼就看穿了岳飞……不，看穿了岳南蛮的诡计。皇子爷就这么紧闭城门，让太阳晒焦了那岳南蛮，实是妙不可言。嘿嘿！”杜充媚笑着说道。

“放屁！”完颜兀术怒斥道。

“啊！”杜充吓了一跳，慌忙退后了几步。

“我大金国威震天下，岂能临敌之时，紧闭城门？只有南朝猪羊，才会这般懦弱。”完颜兀术怒道。

“是，是，是……”杜充脸色苍白、战战兢兢地说着。

“是，是个什么？”完颜兀术盯着杜充问道。

“是，是放屁，是属下放屁！”杜充毫无羞耻地大声说道。

“哈哈！”完颜兀术又是大笑起来，笑着，笑着，陡地大喝道，“杜充、陈邦光！”

杜充、陈邦光吓了一跳，慌忙答道：“属下在！”

“你二人立刻领三万汉军出城，向岳南蛮猛攻。如果岳南蛮后退，你们就猛追，一直追到牛头山去。你们别怕岳南蛮的埋伏，本皇子自会派大金铁骑接应你们！”完颜兀术厉声道。

“是！”杜充、陈邦光心中一百个不愿意，却偏偏回答得十分响亮。

“那就快去吧！”完颜兀术猛一挥手。

杜充、陈邦光连忙向城下走去。

“马五、王权！”完颜兀术又是一声大喝。

“属下在！”马五、王权挺胸答道。

“你二人且统汉军轻骑一万，开西城门绕渡秦淮河，速至牛头山后。若杜充、陈邦光敌得住岳南蛮，你等便不要轻易出战，待到岳南蛮精疲力竭，再冲出一鼓灭之。若杜充、陈邦光不敌岳南蛮，你等便速速出战救援，不得迟疑！”完颜兀术命令道。

“得令！”马五、王权答应声里，疾步向城下走去。

“阿里、蒲卢浑！”完颜兀术低沉地喝道。

“属下在！”阿里、蒲卢浑同声答道。

“眼前建康城中，我大金兵马，共有多少？”完颜兀术问道。

“城内有三千骑军，五千步军。”阿里答道。



“城外要地钟山、静安镇、雨花台三处各有一千骑军、三千步军，共是一万二千人。”蒲卢浑答道。

“这么说，我大金兵马，在建康城中只有两万。”完颜兀术说道。

“皇子爷曾告诉属下，我大金兵马只须在建康留下八千兵马，控制钟山、雨花台两处要地便可。因此属下已将大部兵马渡过长江，屯在建康对岸的瓜步口（今江苏六合东南）一带。”蒲卢浑说道。

“早知岳南蛮会来攻城，就该多留些兵马才是。”完颜兀术有些懊悔地说道。

“岳南蛮再厉害，也只是一个宋人。宋人又怎是我大金好汉的对手？属下只须带一千铁骑出城，便能生擒了岳南蛮！”阿里大声说道。

“你知道什么！这岳南蛮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在用兵征战上，就算是我大金好汉，也比不过他！”完颜兀术盯着阿里，怒斥道。

阿里默不做声，满脸都是不服之色。

“蒲卢浑，这次从南边得到的财物，运了多少过江？”完颜兀术问道。

“一大半都运了过去。剩下的一小半，都存放在静安镇，随时可以装船。”蒲卢浑答道。

“韩世忠那边有什么动静？”完颜兀术又问道。

“韩南蛮整日紧闭城门，担心我们会报黄天荡被困之仇，前去攻城。”蒲卢浑答道。

完颜兀术笑道：“这韩南蛮也是个厉害家伙，只是他若和岳南蛮比起来，就差远了。岳南蛮敢到建康城下向我大金兵马挑战，他韩南蛮就不敢。”说着，完颜兀术神情肃然起来，道，“阿里、蒲卢浑，你们将两万兵马全都调了出来。马军抄袭牛头山后路，步军正面接应杜充、陈邦光，务必全歼岳南蛮！”

“得令！”蒲卢浑大声答道。

阿里却是不答，神情中有些疑惑，在心里想道——仅仅是为了对付那岳南蛮，竟要出动我大金的全部兵马吗？

“阿里，这次我大金兵马为何没能擒住赵构？”完颜兀术盯着阿里问道。

“因为我大金以铁骑横扫天下，缺少水军。”阿里答道。

“我大金能不能在两三年内，练成一支强大的水军？”完颜兀术问道。

阿里想了一下，答道：“我大金缺少知晓水战的大将，两三年内，难以练成水军。”

“我大金既无水军，就必须守住建康城，控制长江天堑。无奈我大金兵马不耐暑热，无法留下更多军卒，只得靠汉军来守城。寻常的宋将，汉军还能对付。但似岳南蛮这等强敌，汉军就难以抵挡，势必会失去建康。一旦建康失去，我大

金兵马要想再次越过长江,就得大费周折了。所以,本皇子今日尽遣兵马出城,就是要你等一战擒杀岳南蛮!如果你们擒杀不了岳南蛮,就休要回来!”完颜兀术声色俱厉地喝道。

阿里心中一凛,用力大叫了一声:“得令!”转身和蒲卢浑奔下了城头。

完颜兀术仍是站立在城头,两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城下。

岳南蛮啊岳南蛮,莫非你是上天给我降下的对头?

为何我每次亲自出马,都不能擒获了你?

这次我不出城了,让阿里、蒲卢浑两员猛将去擒你,或许可以一战成功!

不,不!什么或许!一定要擒住了你!一定要擒住了你……

完颜兀术在心中大呼着,盯着那面“岳”字大旗,两眼都快冒出火来。

建康城下杀声大起,杜充、陈邦光领着三万打着金国旗号的汉军,潮水般从城内冲出,向岳飞统领的宋军压过来。

岳飞率军稍一接战,便向建康城西南的牛头山方向退去。

杜充、陈邦光知道岳飞有埋伏,并不敢紧追,不快不慢跟在宋军后面,隔着半里之遥。

牛头山位于秦淮河西,离建康城不过二十余里,岳飞率军很快退到了山下。

杜充、陈邦光向山上看去,只见林木森森,遮天蔽日,里边不知藏有多少兵马,不觉心惊肉跳,行军速度顿时慢了许多。

岳飞却陡地加快速度,率军似一道疾风,电闪般穿过牛头山。

但见牛头山后尘雾大起,马五、王权率领的一万汉军骑卒刚刚绕路赶至。

“杀——”岳飞大喊一声,当先向敌骑猛冲过去。

杀啊……一千宋军骑卒、两千宋军步卒齐声呐喊着,势若猛虎般冲向敌军。

马五、王权以为岳飞布下埋伏,只是为了引诱追击的杜充、陈邦光,万万没有料到岳飞竟是根本不理睬追敌,径直向山后冲来,一时间措手不及,阵形大乱。

岳飞接连挑翻两员敌将,冲至马五跟前。

“杀!”马五深知岳飞的厉害,早有准备,怪叫声里,长矛向前一挥——

十数员勇悍无比的偏将随着马五的那声怪叫,一齐向岳飞围攻过来。

但岳飞身后的十数名亲兵护卫也一齐冲了过来,截住了那些偏将。

傅庆、王经各举长矛,势不可当地冲向王权。

宋、金两军顿时搅成一团,杀得天昏地暗。

宋军队形不乱,骑卒正面冲击,步卒两翼包抄,人数虽少,反将金军切割成了无数小块。

金军人数虽多,并且全是骑卒,但队形已乱,相互间无法照应,只得各自为

战，放眼望去，似乎四面八方全是宋兵，越战越是心惊。

几乎在岳飞率宋军冲到牛头山后的同时，牛头山上陡然锣鼓声大作，无数旗帜在林间摇动，喊杀声惊天动地，四面回响。

杜充、陈邦光大骇，急令退军。

三万金军步卒争先恐后地向建康城方向奔去，队形混乱不堪。

“杀啊！”姚敦、姚敬呐喊着从树林后跳出，欲向金军追去。

“且慢！”钱需拦住姚敦、姚敬，“岳将军只是让我们在此虚张声势，不必追敌。”

这时，山后的喊杀声隐隐传了过来。

“我们去接应岳统制，这总可以吧。”姚敬说道。

“这……”钱需犹疑起来。

“这什么，给我杀啊！”姚敦呐喊着就向山后冲去。

姚敬领着百余大汉，紧跟在姚敦身后。

牛头山后的金军骑卒在宋军猛烈的冲击下，已是无法支撑下去，阵形大崩。

马五、王权见无法挽回败势，斗志顿失，在亲卫兵卒的护卫下，向西狂逃而去。

岳飞、傅庆、王经率军猛追，不给马五、王权丝毫喘息的机会。

马五、王权逃着、逃着，陡地勒马停了下来，脸色大变——

阿里领着六千女真铁骑，如一堵坚不可摧的城墙挡住了逃跑者的去路。

“杀，杀……杀回去！”马五大叫了起来。

“回去，回去！”王权叫着，竭力圈过了马头。

但大部分汉军骑卒不知是未听到主将的命令，还是一时圈不回马头，仍是放马向前奔逃。

阿里脸色铁青，勒马立在军阵之前，见败兵逃近，猛地将手中的狼牙棒一举。

女真骑卒一齐弯弓搭箭，向败兵射去。

只听得羽箭的厉啸声中，惨呼声大起，败兵成片地从马背上栽倒下来。

侥幸未被射中的败兵惊骇中纷纷圈回马头，硬着头皮向追击的宋军杀去。

宋军又和马五、王权的骑卒混战起来。此番金军骑卒死中求生，竟凶恶了许多，冲得宋军连连后退。

“杀啊——”姚敦、姚敬率领百余大汉突然从山谷冲出，旋风般杀入金军骑卒中。

“是三舅！”岳飞惊喜地大叫了一声，精神陡地大振，带领岳伦、岳保和十数亲兵一个猛冲，杀至马五跟前。

马五不敢对敌，拨马便退。

“刷——”岳飞手中长枪挑处，马五的掌旗官轰然倒下。岳保一伏身，已抢过大旗，使劲向天上一抛，大叫道：“统制大人杀死了敌军大将！杀死了敌军大将！”

宋军阵中顿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个个勇气倍增，争先上前。

金兵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一下子泄得干干净净，再次向后狂逃而去。

姚敦大棍连挥，一口气扫翻了七八个金军骑卒，抢了一匹高大的青马骑了上去。

姚敬亦是大发神威，挑翻了一员金军偏将，并将那金将的坐骑抢了过来。

二姚身后的大汉，一大半都抢到了坐骑。这些大汉人数虽然不多，却个个武艺高强，马上的功夫亦是十分了得，如同一群饥饿的豹子扑进了羊群一般。

金兵的溃败已不可收拾，马五、王权逃在最前面。这次他们有了经验，不往西逃，而是直往北方逃去，绕过了可怕的女真铁骑。

“这帮无用的猪羊！”阿里怒喝一声，挥军向宋兵压了过来。

身披铁甲的女真骑卒排成整齐的队形，手挽硬弓，边射边向前冲去。

“这便是‘铁浮图’了，果然厉害。”岳飞望着逼来的女真骑卒，立即下令，“大伙儿快退。”

宋军听到主将的命令，立即后退。无甲步卒先退，披甲骑卒断后，队形严整，找不出半点破绽。

岳飞统领的宋军，当真不同寻常。阿里心中暗暗吃惊，挥军疾进。

宋军以密集的羽箭射向金军，阻止金军前进。

金军倚仗着身披铁甲，冒险猛进，眼看就要追上宋军。但此时宋军已退至牛头山脚下，到处都是灌木丛和凹凸不平的岩石，只山谷口稍为平坦一些。宋军集中力量巨大，可以射穿普通铁甲的强弩，控制着谷口，使金军骑卒无法前进，优势尽失。

“下马步战！”阿里怒喝一声，率先跳下马来。

众女真骑卒纷纷跳下马来，手持兵刃步战。

“杀啊！”岳飞大喝一声，率领数百精骑，猛然从谷口冲出。

姚敦、姚敬领着众大汉，紧紧跟在岳飞后面。

众女真骑卒见状，慌忙又爬上马背。

岳飞见敌军上马，又退回山谷中。

“三舅，我娘她还好吧？”岳飞在退进山谷时，和姚敦擦身而过，匆匆问了一句。

“好。”姚敦只得及回答了一个字。

金兵已再次跳下了马背，拼命向谷口冲来，欲抢占要路，击败宋军。

“杀啊——”岳飞就似有意戏弄阿里一般，再次率精骑冲了出来，并在女真骑卒上马应战时，再次退回山谷中。

“岳南蛮，你是英雄，就出来和我女真好汉硬比硬拼个输赢！”阿里气得大叫起来。

“金贼，你若是好汉，就放马过来，与你岳爷爷单打独斗！”岳飞在马上横枪笑道。

“你……你……”阿里大怒，双眼圆睁，却是说不出话来。

他心里自是十分清楚，若论单打独斗，只怕三个阿里加起来，也未必是岳飞的对手。

正在阿里进退不得、无可奈何之时，突然驰来一个金军信使，手执令旗，急急说道：“宋军已攻占钟山大寨和静安镇，皇子爷命将军速速回援！”

啊，原来宋军是在调虎离山！阿里大惊中，留下一千骑卒断后，大队兵马急速向建康城奔回去。

“杀啊——”岳飞又是一声大喝，率领全部宋军杀出了山谷。

千余断后的女真骑卒甚是凶悍，面临宋军的猛攻，并不惊慌，排成一个方阵，一边缓缓后退，一边向阵外射出密集的羽箭，使宋军一时无法迫近。

岳飞迅速调来一队弓手，以宋军最厉害的兵器之一“神臂弓”射向女真骑卒。

那“神臂弓”就似一架小巧的床弩，也有着床形木架，但并不沉重，两个兵卒就可以抬起，且发射时甚是简便，用脚踏踩张开弓弦，然后以肩头顶开机关，射出羽箭，只须一人便能使用。

“神臂弓”的射程虽然不及床弩，却大大超过了寻常的硬弓，达二百四十余步（合今约三百七十公尺），并且力道强劲，可以穿透普通的铁甲。

但听得空中厉啸声大作，一排排羽箭似飞蝗般射向众女真骑卒，刹那间便将女真骑卒的方阵射开了一个大缺口。

众女真骑卒见势不妙，顿时失去了顽抗的勇气，纷纷勒转马头，向建康城逃去。

“杀金贼！”岳飞大喝声里，一马当先，追向敌军。

杀金贼！杀金贼！杀金贼……满山遍野都是宋军的喊杀声，如狂涛卷向了建康城。

建康城中火光冲天，呼喝声、哭喊声、马蹄声、脚步声乱糟糟地响成一片。

完颜兀术率领数百亲卫骑卒，冲出建康城北门，直向静安镇奔去。

败了，败了！想不到我完颜兀术纵横千里，跨江越岭，杀得南朝君臣屁滚尿

流，都躲到海里去了，却偏偏败在了这岳南蛮手中……完颜兀术懊恼地想着，心里像被谁塞进了一团烂羊毛，堵得他气都出不来……

当金军兵分数路，全力去追击岳飞时，王贵、徐庆、韩顺夫、王经立刻向静安镇和钟山大寨发动了猛攻。金军的主力几乎全部赶到了牛头山一带，王贵、徐庆几乎没受到什么阻碍，就攻占了静安镇。韩顺夫、王经因钟山地形险固，稍稍受了些阻碍，但也一样攻进了敌军的大寨。

完颜兀术闻听宋军攻占了静安镇和钟山大寨，呆愣了半晌后，便发狂地吼叫起来——

快，快，快将阿里、蒲卢浑招回，快将所有的兵马招回！夺回静安镇！

烧，烧！把建康城烧了！烧了！

完颜兀术一边吼叫着，一边疾奔到城下，跨上坐骑便打马狂奔……

长江之畔的静安镇周围血流遍地，乱尸横堆。

所有的金军都奔到了静安镇外，冒死向镇内猛攻。

所有的宋军和乡兵也奔到了静安镇外，奋力冲杀，要将金军拖在镇外。

金军将最精锐的兵马用来向镇内猛冲，而将杜充、陈邦光、马五、王权统领的汉军放在外围，阻挡宋军。

没有退路的金军变得异常疯狂，竟然杀进了镇内。

镇内的王贵、徐庆无法挡住金军的攻击，只得步步后退，并下令烧毁渡口排列的百余艘船只。

刹那间静安镇内火光大起，黑烟遮天。

岳飞见渡口火起，立即命令宋军暂退，将金军放进镇中，然后排成严密的大阵，自南向北压向金军。

金军背靠着火的渡口和一眼望不到对岸的大江，陷入极端的恐慌之中。

杀！杀！杀……完颜兀术疯了一般地吼叫着，向宋军反扑过来。

此刻完颜兀术唯一的希望，便是击溃宋军，等待对岸的金军派船接应。

否则，在宋军的虎视眈眈下，就算有了接应的船只，金军也难以从容渡江，甚至会遭到全军覆灭的命运。

面对凶猛反扑的敌军，岳飞命令兵卒不得擅自出击，只以羽箭射向敌军，守稳阵脚。

待到天黑，我军就可发动猛攻，将不擅夜战的金虏通通赶下长江！岳飞在心中说道。

金军在宋军严密的防守面前一筹莫展，无法前进。

残阳如血，渐渐西沉，战场上荡起了暗紫色的暮霭。

突然，宋军大阵中奔出二骑，直向敌阵冲去。

是谁，竟敢不听我的军令？岳飞大怒，仔细向那二骑望去。

那二骑一骑在前，一骑在后。前面一骑身个甚是矮小，看上去似是儿童一般，后面一骑则是个长大少年。

“云儿！云儿！”姚敦、姚敬大叫着，双双跃马向阵前奔去。

云儿？是云儿？岳飞心中大惊——

啊！难道是云儿冲向了敌军？他小小的年纪，怎么能上阵杀敌？

杀啊——宋军大阵上陡地吼声大作，韩顺夫带领本部兵马向金军冲了过去。

“不得擅进！”岳飞见状大急，忙大喝道。

但已迟了，韩顺夫领兵冲出了半箭之地，想要回军，已不可能。

完颜兀术大喜，立即抓住战机，一马当先，迎头杀向韩顺夫。

金兵完全改变了平日的战术，在前冲锋的全是最为勇悍的“铁浮图”骑卒，韩顺夫虽是猛将，也抵挡不住，才一接战，便败下阵来。

岳飞见硬拼的局面已不可改变，只得挥军上前。

宋、金双方搅成了一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混战起来。

金兵在人数上多过宋军，且作困兽之斗，竟占了上风，将韩顺夫打落马下，活擒了过去。

岳飞见势不对，率领傅庆、王经等大将及数百精骑向敌军中腹猛冲过去。

“杀，杀了岳南蛮！”完颜兀术大喝着，指挥阿里、蒲卢浑、马五、王权等大将领敢死女真勇士团团围住岳飞等人。

夕阳沉入江底，半轮月亮高挂在天上，惨白的冷光笼罩在残酷的战场上。

岳飞、傅庆、王经等力战之余，力气渐渐不济，难以冲破金军的中腹。

金军的精锐全部被吸引在岳飞周围，也是无力冲垮宋军大阵，双方相持不下，陷入苦战之中。

“杀啊——”姚敦、姚敬等人奋力前冲，要将包围岳飞的金军冲乱。

“杀不绝的南蛮子，看家伙！”完颜兀术挥动巨斧，带着数十护卫骑卒劈头杀向姚敦。

“金贼，且看你小岳爷爷的家伙！”岳云骑着一匹黄马，突然从姚敦身侧冲了出来。在他的身后，紧跟着手持长枪的张宪。

岳云又黑又瘦，看上去顶多有十二三岁，双手却握着一对葫芦大小的铁锤，上下挥舞，呼呼生风。张宪骑着一匹黑马，满脸焦虑，连连猛踢马腹，想抢到岳云前面，但他的坐骑却不怎么得力，总是与岳云差了数尺远。

“回来，快回来！”张宪对着岳云不停地大叫道。

但岳云就似根本没有听到张宪的叫声，双锤一晃，已是冲到了完颜兀术马前。

“南朝的娃娃也上了阵么？”完颜兀术又惊又怒，马头一偏，不杀向姚敦，却兜头一斧杀向了岳云。在完颜兀术的料想中，他这一斧下去，定是将岳云劈成了两半。

岳云不避不闪，暴喝一声，右手铁锤脱手飞出，砸向完颜兀术的面门。

“啊！”完颜兀术大惊——

他一斧下去，固然能将岳云劈成两半，但他的脑袋，也势必会被铁锤砸得粉碎。

完颜兀术怎肯与一个小娃娃同归于尽？他猛地收回巨斧向上一磕，当地将铁锤碰飞。

“嘿！”岳云又是一声暴喝，左手铁锤脱手飞出，砸向完颜兀术坐骑的头部。

完颜兀术没料到岳云会使出这一招，不及抵挡。只听得砰地一声，完颜兀术的坐骑脑浆乱迸，栽倒在地，竟将完颜兀术的双腿压住了。

姚敦、姚敬、张宪大喜，一齐跃马上前，欲杀死完颜兀术。

众金军护卫骑卒拼死上前，拦住姚敦、姚敬等人，把完颜兀术救起，向后便逃。

姚敦、姚敬、张宪等趁势猛冲，将金军的阵形冲得大乱。

岳飞、傅庆、王经等人精神大振，齐声大呼，杀得阿里、蒲卢浑、马五、王权等连连后退。

“哪里走！”岳飞大喝声中，抬枪刺向王权。

王权慌忙招架，却不料岳飞枪往下沉，正刺在他的大腿上。王权痛叫一声，一头栽下马背。傅庆赶上来，一矛刺出，结果了王权的性命。

金军的阵形全面崩溃，斗志俱失，争先向后逃去。

但后面是茫茫大江，金军逃无可逃。

莫非是天亡我也？完颜兀术眼望大江，犹如失足跌下了万丈深渊。

“船来了！船来了……”金兵突然欢呼起来。

完颜兀术定睛望过去，果然见到百余艘悬着金国旗帜的大船张帆摇橹，向长江南岸疾驶过来。

“扑通！”完颜兀术狂喜中跃马冲到江中，拼命打马向大船浮游过去。

金军就似下锅的饺子般不论骑卒、步卒，扑通扑通跳入江中。

韩顺夫也被几个金军步卒扯进了长江，向大船拖去。

娘的，老爷英雄一世，却落得个如此结果，死也闭不了眼啊！韩顺夫心中痛



苦地叫着，拼命挣扎着。但他的双手被牛筋牢牢捆住，又哪里挣扎得开？

扑通！岳飞冲到江边，竟也跃马跳入水中，直向韩顺夫扑来。

啊，岳飞这厮要干什么？是救俺？不，不，他怎么会救俺？是要借机杀了俺？那他根本不必来，就让金贼把俺拖去，不就结了……韩顺夫睁大了眼睛，百思不得其解。

几个金军步卒见岳飞杀至，吓得魂飞魄散，扔了韩顺夫，一头扎进水里，直向江中逃去。

韩顺夫不识水性，双手又被缚住，身体直往水底沉去，咕噜噜连呛了几大口江水。

原来岳飞这厮是要淹死俺啊……韩顺夫正想着，忽觉身体一轻，已被人拉出了水面。

拉住韩顺夫的人，正是岳飞。

百余艘大船很快驶近了江边。金军狂呼乱叫着，不顾性命地在水中扑腾着，向大船爬去。

完颜兀术爬上大船，回头一望，不禁大惊失色——不仅是无数金军跳下了水，无数宋军也跳下了水，并且一边在水中砍杀金军，一边向大船攻击过来。

一艘大船已被爬上的宋军夺去，船上的金军兵卒被宋军逼得无路可走，纷纷下跪求降。

“快，快开船！”完颜兀术大叫起来。

百余艘大船顾不得无数金军兵卒尚未上船，鼓帆向北岸驶去。

金军兵卒哭喊着，奋力向北游去。但金军兵卒绝大部分都不识水性，稍一接近江中，便被急流的江水卷走。

大部分金军兵卒不敢动弹，待在流缓水浅的江岸下，做了宋军的俘虏。

岳飞大获全胜，从江边回师，分兵驻守静安镇、钟山大寨、雨花台大寨。

午夜时分，岳飞率大队兵马进入了建康城。

但见建康城中到处都是大火，黑烟中传出无数百姓的哀哭之声。

岳飞急忙下令灭火，到天色大亮时，方才将各处大火扑灭。

建康府衙成了宋军的临时大营，烧坏的厅堂经过一番清理，勉强可以使用。

府衙大堂下，侍立着十数亲兵。大堂之上，岳飞和众将及钱需等乡兵首领依次坐着，议论昨日的大战。

“这一仗，本来我们可以杀得敌军匹马不还，全数尽灭，可惜还是让许多敌军跑了。”岳飞遗憾地说道。

“此次大战，金军所作所为，几乎全不出统制大人预料。统制大人可谓神机